

王廣武天降大任

唐德剛

現時異星突起，在國際間頗享清譽的香港大學校長王廣武先生，是我的老同學和好朋友。由於王君近時譽滿中外，有些新聞界的友好知道我忝在交末，便強迫我寫一點「我所知道的王廣武」一類的文章。其實關於「我所知道的」實在無法多寫，因為廣武和我雖同是當年大陸上「國立中央大學」的學生，但是我比他底班次高得多，而中央大學當年又是個全國性，迺至國際性很強的國立京師大學堂，海內外負笈而來的莘莘學子，真是似霧如雲。廣武是戰後始考入中大的南洋僑生，對我這位老氣橫秋的「學長」，他是不認識的。我雖然在校中也不認識他，但我覺得我們當年國立大學裏的學生有一種特有的氣質——這是我們的共同底文化背景。我們是一個文化分子鑄造出來的，自有其相同之處；因此「我所知道的」這一點，倒未始不可談談。

英倫初晤的印象

我認識王廣武不在四十年代的中央大學，而是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倫敦。

遠在五十年代之末，大陸上史學界曾搞起一

陣馬克思史學上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海外漢學界聞風響應，乃於一九六三年在倫敦也搞個討論當代中國史學的會議。一時海外漢學名宿羣集倫敦。我那時附驥參加，年紀還不算太大。廣武也參加了，而他在這一會議上却是個小老弟。

這個會議的會場是設在牛津大學附近，一所英國王族的別墅之中。議程長達一週。這別墅築於個郊區花園之中，雕樑畫棟，十分豪華。因此我們華裔會員均戲呼之為「離宮」。當時漢學巨星如楊聯陞教授等，都有詩紀其事。不才附庸風雅，也做了些歪詩。還記得有兩句說：「行人漫說離宮美，憶否圓明劫後灰？」

我們這羣與會人士，就在這座「離宮」裏，像和尚坐關一樣，被關了一星期。同人——尤其是華裔——日夕相處，我和廣武才熟絡起來。那時與會諸賢均係歐美名家，差不多都是熟人，彼此之間的「漢學」底子究有多深，大家都都心領神會。我那時在哥倫比亞大學當中文圖書部主任；同時在哥倫比亞研究院作助教授，教授「目錄學」。與會諸公諸婆底宏文鉅著，無不縷述於我

的「目錄」之內，因此各大家道行如何，我這位「目錄學教師」，對之均有持平之論。只有少數剛露頭角青年學者，才間有遺珠之憾，而廣武便是當年第一個剛露頭角來參加開會的青年史學家，我自然對他也就份外注意了。當我發現廣武竟是我底中大校友時，我對他的友情和好奇心，不消說就特別加重了。

我在中央大學讀書的那四個年頭，實是我個人成熟後的生命中自覺學問最大、心情最好、身體最壞、生活最苦的四年，所以一直念念不忘。半個世紀過去了，現在我所遇見的當年「人間一壩」（沙坪壩）的舊伙伴，無不有此同感，因而彼此之間也有一種說不出的友情。但是我那時在倫敦碰到廣武，友情之外，還兼具好奇之心，因為他是當年我母校的一位「南洋僑生」，而「南洋僑生」和當年中大的「朝鮮學生」、「邊疆學生」等等，都是構成中央大學學術面貌多采多姿之一環。

廣武在倫敦所給予我的印象，是一個兼具中國國立大學學生瀟灑底儒生氣質，和端莊的英國紳士型的青年學者。他說的一口純正的英國英語，

和不帶地方口音的中國普通話。他底馬來語文也
十分流暢；其他歐洲大陸的語文亦頗可使用。廣
武也長得一表人材，風度翩翩，器宇非凡。看到
廣武，就使我想起那時還在向我「口述歷史」的
顧維鈞大法官來（顧氏時任職於海牙國際法庭）
。我想此子也可做個顧維鈞型的「第一流中國外交
家；也可做第一流的中國「京師大學堂」的堂長
。只因國族不幸，自相砍殺，把這種第一流的人
材胚子，都給浪費了；使他被趕到這兒來和一些
老男老女、教書先生們開他個什麼「漢學會議」
——我為廣武這樣難得的專材可惜；並為國族有
才而不能用，嗟嘆無已。

再見於北京

倫敦會後不久，我便聽說廣武從新加坡轉到
澳大利亞去了——還是在教書，搞他所不必專搞
的漢學和中國歷史。我心中總是嘀咕：廣武是個
指揮官、大學校長，和中國駐超級強權大使的一
級人材。他和我們這些別無所長的教書先生、老
兵樂民，在一起吃粉筆灰，未免太委屈了——他
應在「國宴」之上吃其山珍海味、超級大餐才對
，胡為乎與我輩盪舟於赤壁之下呢。

倫敦一別二十年了。直至一九八五年秋初，
大陸上舉行個「林則徐誕辰二百週年紀念會」，
寄居北美的中國教書先生鄧嗣禹、何炳棟、陳志
讓和我，應邀往北京參加。在北京豁然又碰到廣
武，故人相逢份外歡娛。北京重遇，余已年屆
二毛，而廣武也「偶有幾根白髮」了。歲月催人
，均多感慨。但我看到廣武自青年已轉入中年，

言談手采，自更非青年期可比；做大使也應是「
外交團」的團長了。他本是臺灣中人，竟真要與
我輩庸材，終老於粉板之前哉？我仍然為他嘆息
——不是嘆息他懷才不遇，而仍是嘆息國族也多
艱，使他縱是雖在囊中，終無安車蒲輪，微而辟
之，使其脫穎而出。時代如斯，夫復何言。

可是會後不久，消息傳來，廣武終於應聘出
長「香港大學」，聞訊之下，我不禁脫帽向港大
「校長徵聘委員會」，致最高之敬意。

英語國家，乃至他們的殖民地之所以能够在
今日世界如此安定和繁榮，實在是因為他們真能
做到孫中山向李鴻章所說的「人盡其材、地盡其
利、貨暢其流」。尤其是英美西歐第一流大學校
長，和大企業經理之選聘，那真是上窮碧落下黃
泉，揀精揀肥，毫不含糊。大家不論親疏遠近，
唯材是視，務使人稱其職而後已。

我不是說英美第一流大學校長中沒有「飯桶」
。哥倫比亞大學以前老校長艾森豪就是個大飯桶
。那是哥大當年徵聘委員會一時疏忽，犯了英雄
崇拜的錯誤，不是私心用事的結果。艾氏之庸碌
，實出徵聘委員諸公婆意料之外也。但在一般情
況之下，都是人稱其職的。港大如今之選聘王廣
武為校長，就是中國謀求現代化，杜絕後門，最
應該學習的活生生的事例！

翠亨夜話

去年十一月，廣武和我竟然又在中山故居的
翠亨村碰頭了。

此次見面除我二人之外，還有他底夫人和我

的老伴。廣武夫人是位卓越的英語教師，每好以
改正公私文件上欠通的英語為消遣。

這次廣武是才得所用了。我不是說他脫穎而
出，為他慶賀，只是覺得他做其所應做之事。其
才其德，足使他對所做之事勝任愉快，而其貢獻
可能是無法衡量。

以王廣武其人於今日出任香港大學校長，其
才華識見，其時機遠景，都會顯出孟子所說的「
天降大任於斯人」的實際意義。肩挑港大，廣武
不特可做得勝任愉快，他甚至可以在中國三千年
高等教育史上寫出劃時代的一頁。

一次我們在「翠亨賓館」夜喝咖啡，廣武虛
懷若谷，認為他於此時此際出長香港大學，責任
重大，很想聽聽朋友們的意見。有的朋友認為中
國近有大學千所，十年之後香港回歸祖國，「香
港大學」便是中國國立大學之一部，王校長應於
此「轉移時代」，把港大逐漸引入「主流」，庶
幾十年之後，落葉歸根，一拍即合。

於此，不才却獨持異議。我認為廣武不應隨
波逐流；應拿出魄力來，乘此時會，以十年時間
，為中國辦出一所真正合乎國際標準的現代化大
學，從而引導中國高等教育的全盤改革。廣武是
有此訓練、有此眼光、有此魄力、有此契機的現
代化大學校長，導致中國大學教育的現代化，正
是他底天降大任呢！

我認為中共辦了二十多年的大學（劃掉文革
十年），還未辦出個什麼「主流」來。當今的「
四個堅持」，豈是中國辦高等教育的主流指導思
想耶？

毛澤東在文革期間就說過：「大學還是要辦的，我說的是理工科大學……」他也問過黃永勝讀過多少年書，黃說六個月。他說得毛氏龍顏大悅，盛讚黃永勝只讀過六個月書，就可以做人民解放軍的參謀總長（上引毛語均見「毛澤東思想萬歲」）——這種讀書無用論的「毛澤東思想」，還能以主流自居，指導我輩在大學教書嗎？

董仲舒比馬列高明

老實說，縱使搞罷黜百家，獨崇一術，是辦教育的指導原則，則中共之學習馬恩列史也是錯誤的。我們自己的董仲舒、公孫弘的辯證法，便遠比馬列高明。且看他二人所搞的「罷」——「崇」，一搞便是兩千年。他們搞的多麼光鮮、俐落、漂亮；時至今日的李光耀還想去「獨崇儒術」一番呢。

可憐我們的毛主席，威武一時，才「罷」了二十年，就被鄧小平、胡耀邦「開放」掉了。身死「罷」滅，老婆坐牢，為天下笑。如今鄧小平搞個天下粗安，又想恢復先帝之遺則耶？如此，則二十年後，豈不又要為天下笑？當局者迷，讀者者清。二十年光陰，白駒過隙也。不信，等着瞧罷！

因此，處於這種是非難分之際，身為祭酒的王廣武博士，就應該拿出自己的魄力，自己的主張來。

還有就是現行中國大學的體制，也真是非牛非馬。一位大陸上的大學校長告訴筆者說，在他底貴校之內，師生員工，一切日常生活，除火葬

場外，他樣樣都得管。

這是以前「以俄為師」而走火入魔的怪現象。十年之後，王廣武校長的「國立香港大學」，也要回歸到此「主流」哉？

大學校長不是公社的黨委書記嘛！柴米油鹽、夫妻吵架、馬桶漏水，可以不必管了吧！

中共一竿打翻兩條船

簡言之，中國人本是搞高等教育的老祖宗。

老祖宗自有其良莠不齊的傳統。它可以不斷改善、改革，從而現代化，不可一竿打翻，全盤否定。

國民黨在大陸執政二十年，爛污甚多，但它所辦的高等院校，却一枝獨秀、有聲有色、永垂不朽，以至今日中共搞建設的高知主力，多半還是國民黨當年所訓練而留下的遺佬。如今若輩均垂垂老矣，但是却以接班無人，還各自在其崗位上，拚其老命。

國民黨執政時代，非不想搞「黨化教育」，「國立中央大學」便是黨方所覬覦的最大目標。但是中大却始終保持了它的清白。縱是國民黨的總裁兼任校長的時代，他也沒有改變中大清白無染的傳統校風。

中共上臺後則不然，它不但把中國高教傳統全盤否定；連西方傳入的優良制度亦一概摒棄。黨人，尤其是毛氏，自作聰明，一竿打翻兩條船，徹頭徹尾，另搞一套，才搞出目前這種非牛非馬的制度來。

如今積重難返，悔之已晚。中共執政三十餘

年，對高等教育所造成另一種災害便是以黨馭校，搞出滿教室我輩當年所最鄙視的小黨棍，而美其名曰「光榮入黨」，造成一羣為黨派作爪牙的特權階級。國民黨雖具體而微，它搞校園黨團，原亦如此。想不到近年蔣經國竟有此眼光與魄力，將國民黨組織撤出大學，這真是個劃時代的進步。在這方面，則中共就顯得心虛膽怯，封建隊伍多矣。如此，則一個落伍封建的制度，硬要吃掉一個開明進步的制度，則人世間還有是非曲直嗎？在兩黨和平競賽的今天，中共二三代的開明領袖們，真應閉戶作三日思——槍桿可以出政權，但是槍桿不是萬應靈藥，解決一切問題的法寶。

恢復學府尊嚴廣武好自為之

總之，中國大學的前途是在恢復高等學府的清白與尊嚴，不能為黨派政治所奸污。今日作為西方文明的代表機構，便是歐美第一流的學府，從牛津、劍橋、柏林、巴黎等大學，到美洲的哈佛、耶魯、哥倫比亞……他們都有數百年莊嚴清白的歷史。

當代中國學府歷史雖較短促，然亦賢人輩出。我們希望賢明而有魄力的王廣武校長，也能承繼蔡元培、胡適之、傅斯年、馬寅初……諸先賢的遺志，重領風騷，把港大辦成個當代中國的模範大學，使僵化了的中國大學教育隨之復興而邁入兼有中西之長的正路上去。

寄語廣武，任重道遠，好自為之！

一九八七，五，十於北美洲